

谁 能记谁到永远

我所能做的，就是记住他们
——尤其是那些在我生命中浅浅掠过，却留下深深痕迹的人。



肖晓琳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我所能做的，就是记住他们

——尤其是那些在我生命中浅浅掠过，却留下深深痕迹的人。

谁能记谁到永远

肖晓琳

I267
XXL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能记谁到永远/肖晓琳著.—北京: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1

ISBN 7-81087-947-2

I. 谁… II. 肖…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1403 号

谁能记谁到永远

SHUI NENG JI SHUI DAO YONG YUAN

肖晓琳 著

出版发行: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10003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

印 张:8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24

字 数:100 千字

ISBN 7-81087-947-2/D·710

定 价:16.80 元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发行部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010)8390325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E-mail:cpep@public.bta.net.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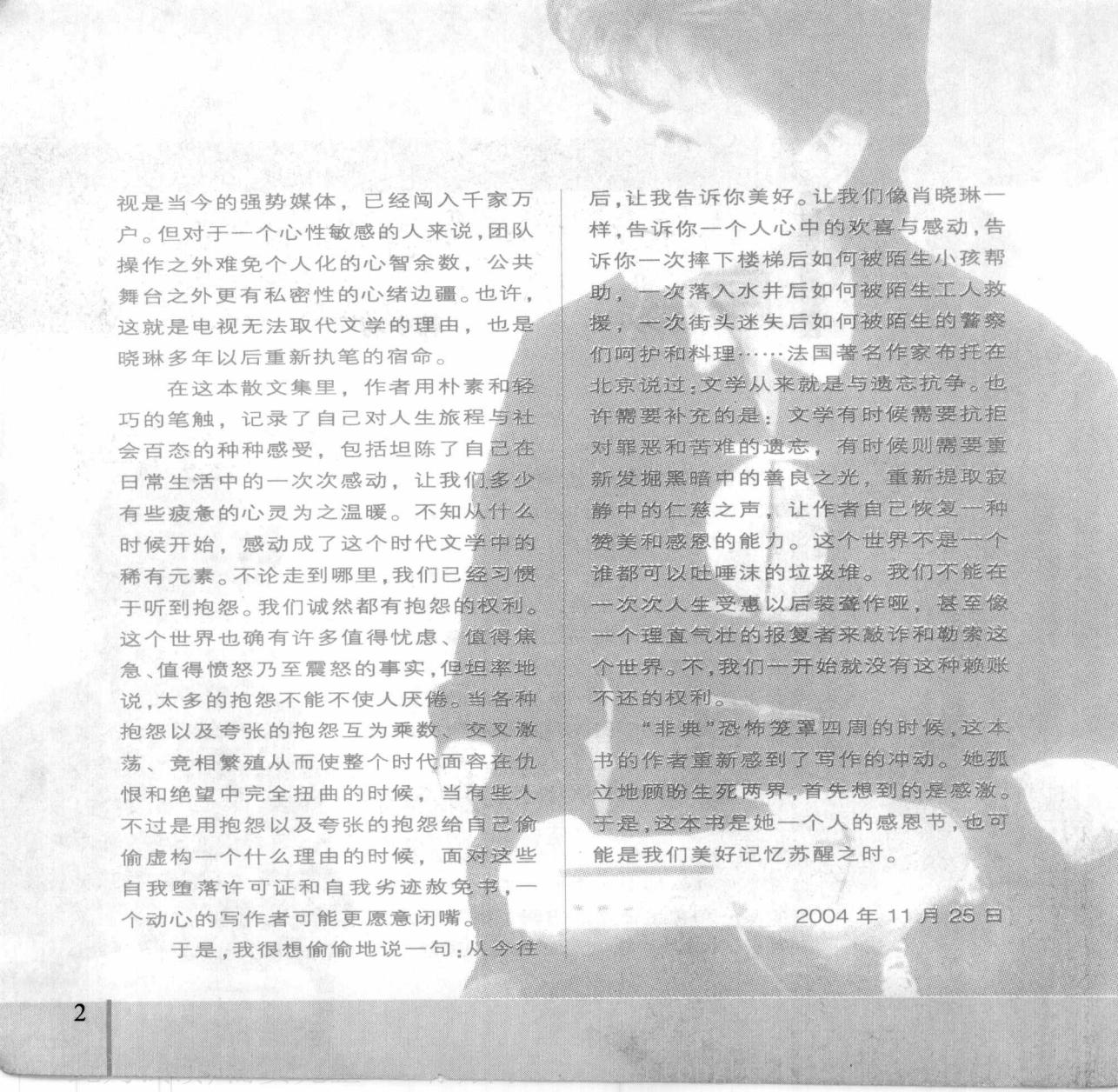
www.jgclub.com.cn

序 >>>

韩少功

接到肖晓琳的电话，有一点恍惚。自从她调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以后，一晃近二十年，我们差不多没有见面。依稀记得她多年前对我做过一次采访。当时她是湖南长沙的一名记者和节目主持人，同时也是家乡颇受关注的文坛小黑马之一。大概是在涉世的道路上遭遇坎坷，她心存积郁不平而鸣，于是在报刊上有一系列情感和思想的倾吐，令很多文学朋友刮目相看和屏息期待。

接到肖晓琳的电话，也有一点惊喜。原因是她投身荧屏这么多年以后，最近又重返笔墨，再结文缘，在话筒、镜头以及聚光灯之外拓展新的表达空间，在北京静夜灯海的某一角复垦记忆的田园，播下新的文学种子。说实话，这并不让我特别意外。电



视是当今的强势媒体，已经闯入千家万户。但对于一个心性敏感的人来说，团队操作之外难免个人化的心智余数，公共舞台之外更有私密性的心绪边疆。也许，这就是电视无法取代文学的理由，也是晓琳多年以后重新执笔的宿命。

在这本散文集里，作者用朴素和轻巧的笔触，记录了自己对人生旅程与社会百态的种种感受，包括坦陈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一次次感动，让我们多少有些疲惫的心灵为之温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动成了这个时代文学中的稀有元素。不论走到哪里，我们已经习惯于听到抱怨。我们诚然都有抱怨的权利。这个世界也确有许多值得忧虑、值得焦急、值得愤怒乃至震怒的事实，但坦率地说，太多的抱怨不能不使人厌倦。当各种抱怨以及夸张的抱怨互为乘数、交叉激荡、竞相繁殖从而使整个时代面容在仇恨和绝望中完全扭曲的时候，当有些人不过是用抱怨以及夸张的抱怨给自己偷偷虚构一个什么理由的时候，面对这些自我堕落许可证和自我劣迹赦免书，一个动心的写作者可能更愿意闭嘴。

于是，我很想偷偷地说一句：从今往

后，让我告诉你美好。让我们像肖晓琳一样，告诉你一个人心中的欢喜与感动，告诉你一次摔下楼梯后如何被陌生小孩帮助，一次落入水井后如何被陌生工人救援，一次街头迷失后如何被陌生的警察们呵护和料理……法国著名作家布托在北京说过：文学从来就是与遗忘抗争。也许需要补充的是：文学有时候需要抗拒对罪恶和苦难的遗忘，有时候则需要重新发掘黑暗中的善良之光，重新提取寂静中的仁慈之声，让作者自己恢复一种赞美和感恩的能力。这个世界不是一个谁都可以吐唾沫的垃圾堆。我们不能在一次次人生受惠以后装聋作哑，甚至像一个理直气壮的报复者来敲诈和勒索这个世界。不，我们一开始就没有这种赖账不还的权利。

“非典”恐怖笼罩四周的时候，这本书的作者重新感到了写作的冲动。她孤立地顾盼生死两界，首先想到的是感激。于是，这本书是她一个人的感恩节，也可能是我们美好记忆苏醒之时。

2004年11月25日

记住他们

我生命中掠过痕迹的人

晓琳 | 卷首语 |



实实在在地说,我并不是一个思想犀利、表达准确的女人,这也许会使某些看过我的电视节目的朋友失望。此外,在我的“冷峻、理性”的电视形象后面,还有着另一种真实——我其实是一个骨子里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唯美向善、渴望平静的女人。只是,在年轻时,尤其是做母亲之前,这种唯美向善更多地表现为自恋和清高,对“美”和“善”的理解难免狭隘和书生意气。在经历过诸多人事并得益于职业见识之后,怀着中年人的成熟,再来谈“唯美向善”,自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

在认真读过许多同事的文字作品之后,我原

本是愈加不敢提笔成文的。一是不如他们的思想深邃、文字娴熟；二来尚无梳理总结的心境。

不料，“SARS”来了，竟然还来到了我的同事当中。这就让我觉得，有话还得早说，比如感谢那些早该感谢的人，反省那些早该反省的事。

怎么说也是人生过半了。回望已往，许多人给过我终生难忘的帮助和如同惊雷般的印象。其中一些人，我可以去向他们面叙我的感受，去回报他们；而另一些人，我是永远无法回报的。我所能做的，就是记住他们——尤其是那些在我生命中浅浅掠过，却留下深深痕迹的人。

所以，在我的这本集子里，我宁愿暂且不去提及那些近在身旁的亲人，好友，同事——他们是天经地义让我记到永远的人们。

在我参与的电视节目中，曾经经历和记录了许多的矛盾、纷争、苦难甚至丑陋。但愿，但愿我笔下的这些人事情怀，会使你们——我的观众朋友在回味起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时，也有一种阳光和煦、天空明丽、春天温暖的感觉。

笔拙不要紧，只要情意真。毕竟，表达什么，也许要比怎样表达更重要，对吗？

CONTENTS

| 目录 |

序 /韩少功

晓琳卷首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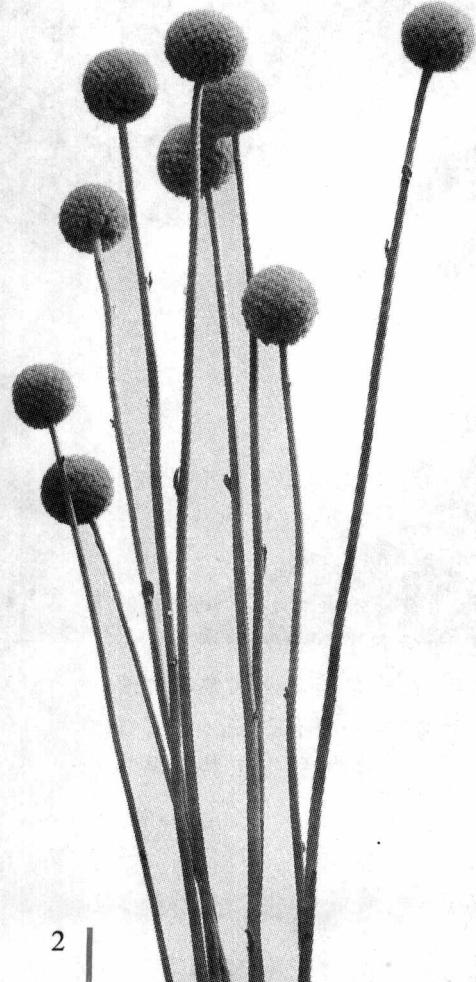
心上留痕

- | | |
|----|--------------|
| 2 | 谁能记谁到永远 |
| 8 | 触摸阳光 |
| 11 | 张翠云 |
| 16 | 王立军和他的“红太阳颂” |
| 23 | 跃先的痰盂刷把 |
| 28 | 陈嫉驰 |
| 35 | 大提琴手方平 |
| 40 | “阿童木”家的晚宴 |

47	公交车上的一个男人	124	缺失的课业
50	徐家小妹	129	写给儿子
60	山林里的木屋		
职场横断面			
儿子的话与画		134	女人四十
		138	在《焦点访谈》的日子
家书一札		146	流浪儿肖义
99	仍是乡思	150	大命女婴小臧静
104	莱克辛顿的那块墓碑	154	公民刘崇汉“叫板”警察
107	远在美国犹他州	162	女犯陈丽
113	梦中的大房子	169	仇父的少年
119	一对漂亮的邻家夫妇	173	女人的餐桌



心上留痕



谁能记谁到永远

>>>

又到周末。

与往常的周末一样，走出演播室时，已是薄暮渐起，华灯初上。“五一”节前的街灯，格外斑斓璀璨，提示着人们节日的到来。

与往常的周末不一样的是，长安街上的冷清，车辆稀落，行人疏离。与一位失去联系多年的朋友约晚饭，却因像样儿的餐馆几乎全部都停业而只好作罢。

虽说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要承受一些考验，这个时代的人却碰巧在一个短短的春天里集中遭遇了太多，承担得太重：伊拉克的炮火；土耳其的地震；遍布几十个国家的“SARS”病毒，其中尤以中国为盛……还有国内的海军舰艇失事和矿井坍塌。

据单位最新的通报，同事中已有6人感染

“SARS”，其中3人已经去世。在此之前，我们还只是对遥远的灾难寄予隔岸观火般的同情和叹息，一切还是停留在谈论和预感中；这份通报，顿然把我们推至生命的边缘，在生与死的边缘来考量，考量自己可能面临的一切。“离去”还遥远吗？其实，生命就在呼吸之间。“SARS”提醒着我们生命的脆弱和无常。昆德拉所说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大约就是这种状态吧。

我相信许多朋友有过类似的体验：一个人的日子再平淡，也会有些难忘的岁月和心上留痕的人事情怀。当生命感受到并竭力反抗着迫近的威胁时，他会不由自主地重温往事，丈量一下往日的时光，这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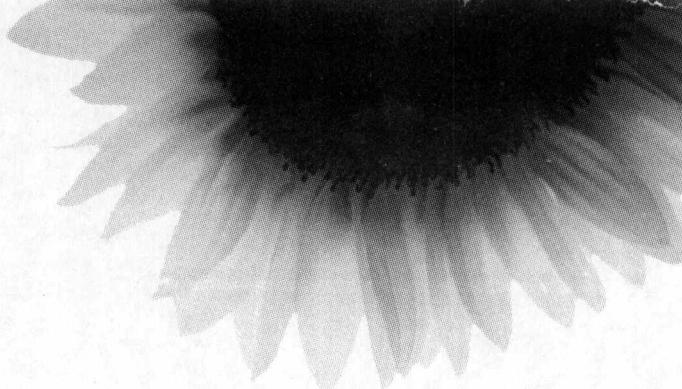
长或短的一生，无怨无悔无憾吗？

果真走到了生死的临界处，还会想到谁、记着谁、念叨谁呢？

历数心上留痕的人们，走来的是岁月的脚印，人生的滋味儿沉浮其间。

想想，人的生命说脆弱也脆弱，说结实也结实。我有时候说自己命重命贵，并不是觉着我比别人优秀杰出；而是因为，自己这条命，是被一些至今也不知姓名的人们托举着，才活到了今天。

5岁那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师宿舍的楼道里玩耍，与一群孩子骑在楼梯扶手上，从上往下滑。一失手，从三楼直坠二楼，重重砸在邻家小哥哥头上。瞬间，俩人都晕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我们陆续在



回首人生，发现心中还珍藏着这么些影影绰绰，却会记到永远的人们。

小伙伴们惊叫声中醒来。我发现自己竟然毫发无损，小哥哥却是皮开肉绽，双膝上一片血渍。是小哥哥救了我。我还依稀记着小哥哥的乳名叫“小刚”，却至今不知小哥哥到底姓什么，叫什么，如今可好？

6岁那年，哈尔滨的隆冬腊月，滴水成冰。记不清是哪一天，连日阴霾后天空放晴，阳光灿烂诱人，孩子们扛着自制的小雪橇，争先恐后地出了门。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家属楼不远处的工地上，有两座光滑晶莹的小冰山。孩子们趔趔趄趄从小冰山的一侧爬到顶上，再从另一侧溜溜滑下。当年的那个小丫头，初露讨巧的心机和标新立异的个性，独自爬到了另一座他人还未涉足的小冰山顶上，得意洋洋，而后笑声朗朗地朝下滑。突然，还来不及喊叫，一股寒

彻肺腑的井水便涌进嘴里，眼前一片绿光——小冰山的另一面，有一眼施工用井，水深数米，井面一层薄冰。井旁原有警示木牌，可我那会儿还不识字……

两位工人救了我，据说他俩扛着那个水淋淋的小丫头，在一路疾跑中把我送回了家。又在大人们惊慌失措，心疼不已地给我洗澡换衣服之际，他们悄悄走了，就仿佛他们从未出现过一样。至今，也不知他们姓什么，叫什么，如今可好？

还是6岁那年，父母由哈尔滨工业大学调往湖南大学。途中，在北京换乘火车，住进一家饭店。也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我和16岁的小姑姑去附近买包子。眼看就要排到跟前，发现钱不

够。“快，快跑，朝你爸爸再要点儿钱”。在小姑姑的连声催促中，我一扭头错进了另一扇拱门。门的那边，是通往大街的蜿蜒通道。

记不清在大街上哭着喊着的那个小姑娘是怎么被一位胖胖的大爷抱上了他那辆带着斗篷的三轮车的。大爷拉了拉我的独角辫，听着我浓重的东北话“送我回西大街，送我回西大街”，嗬嗬乐了，把我径直送到了当地派出所。一位警察阿姨递来了毛茸茸的小狗熊；一位警察叔叔给了块香甜松软的面包，使我顿时破涕而笑，那可比东北的“大列巴”好吃多啦。小姑娘后来奚落我说，两小时后失魂落魄的父母去派出所认领我时，我正甜言蜜语地缠着警察阿姨，让她把她的大盖帽“给我带回家尝尝吧”。至今，不知那位大爷和警察阿姨姓什么，叫什么，如今可好？

7岁那年，得伤寒高烧昏迷半个月，住医院将近一个月，医生们救了我的命；

想想，人的生命说脆弱也脆弱，说结实也结实。我有时候说自己命重命贵，并不是觉着我比别人优秀杰出，而是因为，自己这条命，是被一些至今也不知姓名的人们托举着，才走到了今天。

一位不留姓名的老奶奶用偏方最终治愈了我。

9岁那年，纤弱瘦小的我又患上急性胰腺炎，疼得满床打滚儿，而后又是二十来天的病房生涯和另一个大难不死的故事。

还有，临近大学毕业时，去看望患病中的表弟而感染上的急性黄胆肝炎，让我再一次沉疴病床，却成就了我的婚姻……

多少次了，与死神擦肩而过，体会过太多的恐惧和慌乱，懂得了更多的感念和知恩。就在这些陌生人的照应下，我长成了一个细致善良的女人。

似水流年中，平常的日子里，这些细节、场景和那些原来就不知姓名的好人们的模样儿，在日复一日的繁忙中模糊了，淡忘了，远了。

突如其来“SARS”，踏住了我们惯常生活节奏的刹车板，生活戛然平静下来，让我们有了重温往事



的心境和时间，让我们感受到了对朋友、亲人、爱人的惦念与祝福，让我们更在意感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回首人生，发现心中还珍藏着这么些影影绰绰，却会记到永远的人们。

抗击“SARS”，是因为人们热爱生命；而当我们重温往事，梳理记忆，历数起那些伴随我们到永远的人们时，能让自己的灵魂洋溢在洁净、纯情、温暖和自省自知、知足感恩之中，让我们更加热爱生活。



当我们重温往事，梳理记忆，历数起那些伴随我们到永远的人们，能让自己的灵魂洋溢在洁净、纯情、温暖和自省自知、知足感恩之中，让我们更加热爱生活。

触摸阳光 >>>

一个智慧的女人，
一个名牌大学的
知名女教授，在一
个阳光明媚的清
晨悄然失踪了。

一个智慧的女人，一个名牌大学的知名女教授，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悄然失踪了。

一年以前，我们栏目经常从一所名牌大学请来这位女法学教授做演播室的访谈嘉宾。她的感情和心境使她的“说法”紧贴观众，她对法理的解释并不囿于法条，同时饱含哲理思考和人文关怀；她的语言深入浅出，智慧而质朴……是的，极少数忠实的细心观众已经注意到了，她与大家久未谋面。据可靠消息：她走了，远离了我们的视线，目前隐居在广东的一座寺庙里，决不见人。出家……这实在意味着要有太多的割舍和放弃。我不知道作为母亲，她怎能忍心离开她刚上初中的儿子；但我相信，一个兰心蕙性如她的人，做任何事情，必定有她的缘由和道理。

曾有朋友在不舍和不解中，疑惑她是否在我